

## 门前榴火照流年

■ 吴长沙

老屋门前的石榴花又红了，殷红的花火燃在翠枝间，如同美人朱砂痣那般艳丽动人。这花，这树，守了四代人的晨昏，把岁月酿成了酸甜的籽，藏在粗糙的枝桠里。

奶奶在世，总爱搬一把竹椅子在石榴树下纳凉话家常。石榴树下给我讲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，还有岳飞传……一个个故事，把我带进美好的世界里。我听着奶奶的故事，一头扎进奶奶怀里。奶奶揉了揉我的头发，该洗头了。奶奶奶奶站了起来，摘下多朵半开的榴花，撒在温水里给我洗头，说“榴花水养人，将来头发乌黑照人”。我趴在奶奶膝头，看花瓣在铜盆里轻轻打转，听她讲往事：“你爷爷年轻时，就在这树下与我第一次碰面。”我那时不懂明代王佐的“喜相逢，五月中，石榴花发枝枝红”诗句所蕴含的情思，只觉得满院的花香里，连风都带着乐滋滋的甜。

等秋风把石榴吹得咧开了嘴，奶奶便会搬来木梯，小心翼翼地摘下石榴果。奶奶挑选石榴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专挑“红光满面”、分量沉甸甸的石榴，得意地说：“这样的石榴籽多汁，吃着得劲！”夜幕降临，我们一家人围坐石榴树下的石桌旁，奶奶用菜刀在石榴顶端划了一个十字，轻轻一掰，玛瑙般透红的石榴迫不及待探出脑袋。奶奶挑出大颗粒的石榴塞到我手里，我捧着满手的石榴籽，一嘴下去，酸甜的汁水在舌尖散开，轻轻一嚼，汁液滑入喉咙，甘爽回味。奶奶看着我吃得满脸汁水，拉起围裙角擦我的嘴角，我剥下两三颗石榴籽往奶奶嘴里塞，奶奶不停地“嚼”着，缺了牙的奶奶，似乎要把整个秋天馈赠的美味都要“嚼”下去。

后来我上学了，父亲常把小方桌搬到石榴树下，教我背诗写字。初夏的午后，阳光透过叶隙洒下细碎的光斑，落在摊开的课本上。他指着枝头的红花，让我读“五月榴花照眼明，枝间时见子初成”（韩愈《题榴花》），又指着粗壮树根说“这树根深深深扎在土里，见证我们一家世代变迁。”此时奶奶作古，石榴树的枝桠比往年粗了些，就像奶奶的手，还在轻轻护着树下的人。而石榴粗壮的根健稳，它扎进我的心里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故园的根依然在。

如今女儿也到了我当年趴在奶奶膝头的年纪。每个周末回老家，她最盼的就是在石榴树下玩耍。花开时，她会捡落在地上的花瓣，一瓣瓣放进袋子，又一瓣瓣夹进自己喜爱的绘本里；结果时，她天天跑去数枝头的果子，盼着它们快点变红。前几天石榴刚熟，女儿就拉着我去摘。我搬来木梯，摘一颗饱满透红的石榴果递到女儿手上。女儿大呼：“爸爸，它像火红的小灯笼呀！”我笑着打趣，这石榴就像你红彤彤的脸蛋，很可爱。女儿笑得前仰后翻，我剥开石榴果，往女儿嘴里塞了两三颗石榴籽。女儿闭目品尝，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，逗得我们全家哈哈大笑。忽而，女儿吟诵起幼儿园的石榴童谣：石榴树，站得直，春天开花像火炬……小籽籽，亮晶晶，紧紧靠在一起哩。你一颗，我一颗，尝尝石榴甜如蜜。美好的童谣，美好的石榴，让我们一家如痴如醉……

这年前的石榴树，年复一年开花结果，把四代人的时光都酿成了酸甜的记忆。就像那些被我们嚼过的石榴籽，初尝是果酸，细品是甘甜，咽下后，余味还在心头绕。下次再回老屋，该教女儿认石榴树上的年轮了——一圈是太祖母的故事，一圈是爷爷的诗，还有一圈，是她数果子时的笑声……

## 父亲的秋天

■ 叶军

秋天一到，父亲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那些因为暑气而盘踞在他眉宇间的沟沟壑壑，仿佛一夜间就被秋风抚平了。我觉得秋天才是属于父亲的季节。

父亲的秋天，是从那金灿灿的稻谷开始的。当田野里稻谷弯腰摆动时，父亲会一大早出门，拿上那把磨得铮亮的镰刀下地。我和妹妹总爱跟在父亲后面，看着他的大脚一步一步向前，稻浪一点点消失，我们赶忙捡起遗落的稻穗。田地是父亲的舞台，在田里他从不多说，我们只听到“唰唰”的声音，父亲快速地将一手揽住稻子，一手割断稻秆，那沉甸甸的稻穗就服帖地偎依在父亲的臂膀里。这动作，是那么干脆，是那么庄重，是那么有仪式感。空气中氤氲着稻秆割断后丰收的香气。父亲挥汗如雨，汗滴一颗颗砸进他劳作的田地里，父亲的嘴角总是上扬的。这割下的稻子，是我们全家人的口粮，让父亲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踏实。

田里的活干完后，父亲的喜悦又转移到了那几亩水田里。那里有我们家的另一种宝贝——田鱼。父亲将水田里的水放净，一堆的田鱼挤在一起扑腾着，红色的鱼鳞在阳光下闪着光。父亲卷起裤腿，此时父亲那布满老茧的双手是那么灵活，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田鱼放入竹篓。晚上，母亲大展身手，桌上已经摆上了一盘冒着热气的鱼汤。父亲呷一口米酒，舞着筷子叫我们多吃一点，父亲的眉头更加舒展了，灯下的欢声笑语溢满厅堂。

山上的喜悦，也在这个时节纷纷来报。坝下陇的瓯柑已经黄橙橙的，父亲带着我们兄妹在柑橘林里找寻那成熟的果实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剪下一个果子，父亲剥开瓯柑塞进我们嘴里，嘴里顿感一丝丝苦味，然后逐渐满嘴清甜。四方田里板栗则要费一点功夫，父亲穿上厚底鞋踩住板栗，轻轻一碾，那油亮的果子就“啵”的一下蹦了出来。院中那棵老柿子树到了深秋，脱落满树的叶子，枝丫丫挂满了一个个“小灯笼”，摘柿子的时候父亲会留几个特别大的在树上，我以为是摘不到，叫嚷着让父亲用长竹竿将他们打下来。父亲摸着我的头说，那是留给过冬的鸟儿们的。原来父亲也有温柔的时候。

父亲会将那些收获一担担挑到镇上的集市，换回一张张钞票。那段时光，我们全家都像灌了蜜一般。父亲会给母亲买件漂亮的衣服，给我买一些文具，给妹妹买点糖果。夜里等我们睡下后，他又拉亮电灯，一遍一遍数着零零散散的钞票，那是他劳作的证明。

深秋了，父亲又开始忙着囤积柴火了。秋天的树木干干爽爽，父亲将砍来的木头劈成短短的，在房檐下垒得高高的，像一座小城堡。他抚摸着这些柴火自豪地说：“看，多干爽。”是呀，父亲为我们家准备好了整个冬天的温暖。

父亲是属于秋天的，在漫长的秋季里，我想不起父亲发火的样子。夏日里，他看着田地缺水而缩紧眉头；或者因为我们顽劣偷跑去嬉水而扬起巴掌。可是秋天里，他总是笑呵呵的，仿佛被这爽朗的天气润化了。他不再急躁，做什么事都从从容容。闲暇时间，他会捉些蜻蜓、泥鳅给我玩耍；亦会坐在锅灶前为我们烤番薯；还会在母亲整理毛线团时，张开双臂做“人形线架”。秋天里父亲的眼神里，闪现的是一种收获者的安然、满足。

秋天真是一位哲学家，让父亲知道了只要付出努力，土地就能给你回报；让父亲知道只要丰实，就能安心；让父亲知道只要有“秋藏”，就无畏“寒冬”。那金黄的稻谷，跳跃的田鱼，累累的果实，房檐下的柴垛，是父亲用粗糙的双手写就的最好的篇章。

秋天是属于父亲的季节，父亲是属于秋天的。



## 在九龙湿地

■ 林京勇

透过阳光的灌木林  
青翠特别养眼  
蜘蛛网隐藏在路旁  
缠不住我们从容的脚步

池塘里的黑天鹅  
一会儿戏水放歌  
一会儿又潇洒地飞翔  
温存呢喃时，也不受人们的干扰

犹如一群喜雀  
曾经的你是你，我是我  
现在又开始叽里咕噜  
一起没入绿荫丛中

## 瘦骨

■ 叶建芬

只有几根瘦骨  
撑起巴黎的天空  
抵达330米的高度  
触摸气流，触摸云朵

古斯塔夫·埃菲尔  
人类建筑史上的奇才  
几根瘦骨，铮铮作响  
撑起金属建筑的奇观  
撑起视觉的高度

与风抗衡  
不只是物理学力的支点  
观赏，登高，城标，通信……  
继往开来，瘦骨的力量  
由瞬间抵达永恒

## 时间挂满山林

■ 季一梅

山林的馈赠是年而复始的。

今天早上我起来后，弟弟说：“姐姐，爸爸妈妈喊你等会开三轮车到对面山去。”“去干嘛？”干什么他不知道，只知道要传这么一句话。在阳台上看到叔叔开着三轮车载着爷爷去了，我也抓紧下楼，奶奶看到我说叔叔已经去了。我也开上小电驴跟去，正好也想去爬山，虽然它不怎么样。

到了山上，看到爸爸妈妈在砍细小的竹子拿回去给豆们当爬杠，爷爷站在一旁陪伴，叔叔在前头走着，还想往上面爬看看山顶的自家的杉树，我就立马跟上去。有农户在半山上搭了一个棚子，养鸡，也有几只鸡是散养的，三三两两地立在那儿，乖巧地看着我们这些打乱了它们平静生活的人。

还好，它们不是我童年记忆里的那种强势的鸡，没有主动攻击我们，没有追着我们满山跑。太阳晒着，我感觉我一直在攀登的双腿释放出了热量，秋裤让我的热量加倍了，羽绒服外套也让我的热量翻倍了。脚下很滑，我感觉这双板鞋一点都不适合爬山，心里想着等会下山会很艰难的。

果不其然，叔叔在下山的时候滑倒了，摔了一跤，手腕崮了一下。那个坡度很像滑滑梯，散落一地的落叶和沙子又增加了滑度，我愣在后头，眼睁睁地看着叔叔摔倒又站起，立马吃一堑长一智地变为螃蟹横着下山。这都是后话了。

叔叔爬得很快，一下子就没了影，我赶紧慢赶，不敢在半道停留一分，才追上他的脚步，到达了山顶。这山，也就爬了两分钟，就到顶了，但我已然气喘吁吁。叔叔迫不及待地去找杉树的树影，我站在山顶的平地上，好奇地这看看那瞅瞅。没一会儿，就不见了叔叔的身影，我就自己胡乱逛了一会。

白色的花开得耀眼夺目，我立马奔过去看，来不及顾及脚下的番薯地，分不清田埂还是番薯，胡乱一通踩，罪过罪过，番薯对不起了，番薯的主人对不起了。一只勤劳的蜜蜂伏在白头上采蜜，因为看过陈慧《去有花的地方》这本书，我对蜜蜂的勤劳是更加充满敬意了。我又移步到更大的一棵更多的白花的树边去，拿出手机一顿狂拍，我的耳边顿时传来此起彼伏的嗡嗡声，我担心蜜蜂们把我当成一朵花给采了，赶紧用手挡住脸逃之夭夭。我又去拍拍紫色的小花，拍拍掉落在地的板栗，拍拍悬挂在枝上的青绿的柚子，拍拍成排站着的竹子。

站在山顶往下看，看到红色的大货车轰轰而过，小电驴紧跟其后，一大一小两辆车影，很是温馨。正对面就是我的家，我的白色小车，我的奶奶坐在家门口晒太阳全部被摄入我的眼中。

耳边传来叔叔呼唤我的声音，我好奇地向他开着白色小花的是什么树，叔叔说是山茶树。他下山了，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，他要是不出现，我就要一意孤行，误入歧途，迷失山林了。我的方向感真的不是一般的差。叔叔在前头开路，我在后头跟着，不知不觉，他就摔了一跤，还好我比较小心谨慎，没有复制粘贴。他像个孩子一样，爬起来，拍拍屁股，继续往前走了。我开始未雨绸缪，抓着路边的树枝水管往下走，横着脚步走，安全下山。

妈妈说要交给我一个活——捡柴火，我很高兴地就认领了这个活。拿上两三个牛皮袋，戴上手套，拿上一个火钳就准备出发。然后就发现手套上满是山林的馈赠——绿色的小针，直戳戳地扎进手套缝隙里，我担心会扎我的手，又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取下来，一个一个拔掉这个活儿很治愈。拔的差不多了，我又重新上山，去捡杉树枝。这次有了火钳的加持，安全多了，不会无缘无故被刺，尽管效率降低了许多。

这枯黄的杉树枝是山林的馈赠，也是阳光的馈赠。它们顺其自然地长着，顺其自然地枯萎，顺其自然地掉落在地，顺其自然地青绿，一季又一季，一年又一年。很快，牛皮袋就没有空间了，抬起脚伸进袋子里踩一踩，压实，又满是空间，继续捡，继续往袋子里塞。

过了一会，妈妈也来加入捡柴火的队伍。她想起过往的事，变回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几岁大的小孩子，住在小户章山上，放学了还要在路上拔草，拔的草回家喂兔子，还要烧土灶，给自己煮饭吃，还要煮猪饲料，喂猪，有时要给亲戚送东西，亲戚家在庵前，走路去，要走好久好久。小时候很想要一条毛线裤，在外婆面前痛哭流涕也讨不来，外婆说洗干净就好了，以后搬家到山下就有钱了。她就被说服了。那些小孩子又在她旁边煽风点火“你家就你一个女儿，应该是很幸福的。”她又把这些话语撞撞起来，又去和外婆撒娇，可还是讨不来。每天来回都要上山下山，路不好走，他们小孩子也发明了一种游戏，自得其乐。下山，学鸟儿张开翅膀飞，比谁先落地，加大马力往前跑，刹不住车，一下子摔在地上，呜呜呜地哭。

妈妈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变回了岁大的孩子，我好想认识那个几岁大的小丽芬，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会不会和我小时候也长得很像，也一样贪玩又懂事。

今天收获颇丰，砍来的竹子和柴火把三轮车装成了一座会移动的山，青葱翠茂，郁郁葱葱。我也在捡的过程中，捡起了妈妈的童年，青青的，轻轻的。

